

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你变年轻了



这段时间上班,口罩戴到颧骨,帽子压在眉弓,很多人到科室,都是张医生李医生乱叫。一个老病人看见我叫:赵医生。大吃一惊:包得这么严实都被你认出来了?病人说:那咋认不到,眼睛露出来的。照镜子看就剩半截眉毛一双眼睛,居然认出来,看来我的眼睛很有特色。

到发热门诊会诊,全副武装:口罩、帽子、护目镜、手套、一次性隔离衣,前往时迎面走来检验科同事,没准备打招呼,想着肯定认不出,她居然迟疑着喊我名字。我晕:这都能认出来。同事笑:身形和走路的姿势看着像。

于是开始怀疑影视作品。佐罗不过戴着黑眼罩行侠仗义,居然没人发现就是那个新总督;武侠剧里,坏人杀人放火,或者好人排危解难,一根三角巾蒙面,人物身份就扑朔迷离。所以,生活不是艺术加工,伪装一下就逃得过旁人目光,人民的眼睛总是那么雪亮。

这段时间赵医生还有个特点,颈背部凸起看着像驼背,不独我一人,很多女医生都是这样。病毒的传播途径多样,必须加强自

我防护,衣服可以沾染病毒,特别是带毛领的帽子,决不能露在白衣外面。

于是,回家找没帽子,或者帽子可以拆卸的冬衣,才发现“疫情需要无帽袄,遍寻衣柜少一件”。这年龄买冬天的衣服,想的便是怎样厚实保暖,自然需要一顶风雪帽,最好还带柔密长毛,在寒风冷雨中往头上一笼,那种温暖给人多少安全。所以,谁会想到2020年冬春交替之际,需要一件没有帽子的棉衣。

但是没有重买新衣,一是所有商店都关门,不习惯网上购衣;最重要的是,不想给病毒污染新衣的机会。有人蓄发明志,我也要穿旧衣明志。驼背就驼背吧,看这小小的病毒能猖獗几时,过年发的钱没机会用。很多景点都许诺,疫情过后对医生免费,那时候我要买好多新衣,漂漂亮亮去免费的景点。

儿子对待生命态度,显然受我的影响,万分惜命。刚刚宣布武汉疫情,他就戴上口罩,刚刚建议不出门,他就完全宅家,出门拿快递,也是严格消毒洗手,甚至比我的无菌观念更强,时常觉得我洗手比较马虎。

但是他的手机电池出了故障,早就决定

寒假换手机,遇到这个特殊时期。拖了一阵子看架势,短时间出不了门,他在线上上和店家定了一部手机,店家要求自己取货。

我一听就炸了,到专卖店,要坐出租车、要和店员接触,万一遇到个带菌者怎么办,那可不行。我先是喋喋不休地劝阻,无效后只好把随身的酒精小喷瓶叫儿子带上,又不厌其烦告诫他必须用。儿子笑:说得好像真上战场,哪有那么危险,你还不是天天上班。

疫情来临,医院临时成立发热留观病房,一位刚退休的女医生负责,这位已经接了儿媳的大妈说,不敢告诉妈妈自己在发热留观室上班,怕八旬老母亲担心。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,给家里发了一张会诊的照片,妈妈就打电话哭了起来,老人家以为我要去前线。

不管子女多大年龄,妈妈都会担心。自己不怕吃苦,就怕孩子受罪,而且总是在爱的意念下,虚幻夸张了危险,让自己忐忑不安。天下父母都一样,只希望孩子平平安安。

在这场疫情中,被感染的医务工作者超过3000名,牺牲数名。这次战争的主战场在武汉,最惨烈的牺牲、最艰难的厮杀、最困难的付出,都在那里。我们后方的风险和压力小很多,是因为当灾难最先降临,武汉人民关闭城门阻断疫情外传,如同壮士断腕般悲壮。

唯有尽快走出灾难,痛定思痛,避免再犯类似错误,方不负在这场灾难中付出的惨痛代价。

所有人都是妈妈的孩子,不管男女老少,都平平安安的吧。春已到,花已开,温度是我们的盟军。坚持,不放松警惕,不能让前期辛苦努力功亏一篑。

那天有个病人说:赵医生,你变年轻了。那是,抬头纹被帽子遮住,嘴角皱纹被口罩遮住,就剩下鱼尾纹,可不就显年轻了。弦绷太紧会断,心绷太紧会乱,放轻松,苦难时笑一笑,你就是赢家。

春天里的琴声

□廖天元

儿子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。

如果不是多日不见,如果可以不管不顾,我定会一脚油门,飞起就跑。但是,他是我的儿子。就这一个理由,足够让我保持克制——我知道一个父亲的软肋。

情绪的波动缘自儿子的一句话。我问儿子:“你怎么不早点回来?”我从校门进去,平常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儿子踪影,路面,尽是落叶孤独地盘旋。门卫盘问我,我说接学生,他一脸狐疑说不是放假好几天了么。这个意外让我十分诧异,我当下便有些恼怒。放了几天了?

儿子的脸上,有着多日不见阳光的卡白——不需要其他作为佐证,这几天他一定窝在寝室,足不出“铺”。

他的嘴唇动了动,似乎喊了一声,我盯住他,他低下头。这个时候,我选择了一个反问句:“你怎么不早点回来?”

儿子声音不大:“不想。”

我的喉咙突然就像被鱼刺卡住了。我想吞,吞不下去,像扼,扼不出来。然后有血,涌了上来,咸咸的苦。

我居然把火压住了。一瞬间,觉得自己有了本事而不是仅仅有本能。

我自认为了解儿子,比如他的“黑白颠倒”。

科技给了人便捷,也让人无法辩解。比如,你什么时候睡觉,微信会不知不觉出卖你。深夜十二点之后,微信上还显示

步数,对不起,你一定还在某处游荡。

剖析儿子的微信步数,一度成为我的课题。我很想问问,凌晨了怎么还“日理万机”?早上十点了,怎么还没一点动静?

但这个事会暴露你的秘密,他如果问你,你是怎么知道的该如何回答?一气之下把微信给你删了又怎么办?搞不好,你会像一只斗败的公鸡,输得只剩孤家寡人。

曾经我感觉很受伤,慢慢发现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

凡事转念一想,最好。心理学家说,大凡一个人喜欢睡觉,多因现实受到压抑,渴望能做自己。难道这是他无声地抗争?

我不敢确信。但我肯定,儿子和我一样,是个无趣的人。

从大年初二算起,他在家已经闭关自守二十多天,楼都没下,虽说是特殊时期,宅得实在也有些久。乡下的油菜花已金灿灿的一片。我告诉他,杏花开了,李花来了,春风似剪,杨柳含烟。

我说:“出去走走?”

儿子哦哦地应答,明显地敷衍。饭一吃,他依旧进屋坐在电脑前。

我把笔记本带回家。晚饭后铺在桌上,一笔一划。好多年,都没那么认真。十点过,我喊:“儿子,给我倒杯水。”

儿子叮叮咚咚跑出来,我说:“你看看,老爸这字越写越差了。”儿子语气有些不爽:“知道你写得好呢。”

一脚想把他踢出门去。

正月初十,儿子吃饭时突然说:“爸,你下班后帮我取个东西。”

东西有点沉。儿子一见双眼发光。我说:“赶紧消毒。”儿子拿起酒精,一阵猛喷。我问:“是啥呀?这么长。”儿子居然有点害羞,不说话。

我趴在窗子上悄悄看,他把包装盒放平,先用小刀割开绳子,然后刀刃沿四周挑开胶布。他似乎停顿了一下,缓和激烈的心跳。

我的心一阵乒乒乓乓,躺在床上,心情都难以平复,儿子让我一时找不到谜底。忍不住给朋友发了一条微信:儿子今天买了一把小提琴。

朋友秒回,打了一个微笑的表情,说这是好事啊。

我说这是个啥意思呢?你知道,我家三代人往上数,没一个艺术家。

朋友说,你读书时不是校乐队的贝士手吗?

久远的时光,就像发黄的照片,早已模糊。不提及,我还真忘了有这档子事。我嘿嘿一笑,小时候让他学钢琴,他打死不去啊。

朋友说,可能四个原因:在家无聊了,爱好音乐了,有喜欢的女孩了,受到影响了。

我不敢正面问儿子,怕不经意的语气传递出一丝丝的怀疑、否定和轻视。我的青春年少,母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:你长大有碗饭吃,我从手板心给你煎条鱼。

我知道母亲是爱我的,但是,为了解这句话的含义,我花了几十年,才懂母亲表达的深沉。而这其间,我曾经发誓,外出了再也不回来。我不想儿子重复这样的历程。

儿子没练琴——当然,我们只有一日三餐的时候在一起。那琴仿佛就是一个摆设。

儿子突然和我谈起了苏东坡,他的目光有些发亮。他问我,苏东坡咋那么厉害啊。

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说:“唐宋八大家啊,当然不是等闲之辈。”

儿子说:“不是说这个。苏东坡写了一首诗,问了一个问题: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?”

儿子问我:“老爸,你说琴声从哪里来?”

我的心微微一颤。我上百度,没找到答案。有一天我突然领悟,这琴声不是指尖跟琴弦互动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吗?形象地说,手指和琴弦是双人的舞蹈啊。要演绎生命的精彩,彼此都是生命中无法缺少的依靠。离开谁,都无法表演。

但我们,常常选错舞伴,或者忽略和不了解舞伴。

朋友发来微信说,你知道吗?你儿子进了大学,一直在练琴。今年元旦,他还参加了系上的文艺表演。他跟一个朋友寒假苦练了几天。这是他录制的,下面还有一张战“疫”的图片。

他QQ里有视频,把你屏蔽了?是《为了谁》旋律。望着开始草长莺飞的春天,我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,伴着悠扬的琴声,哗地流下来。